捣藻堂四庫全書

音薈

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管要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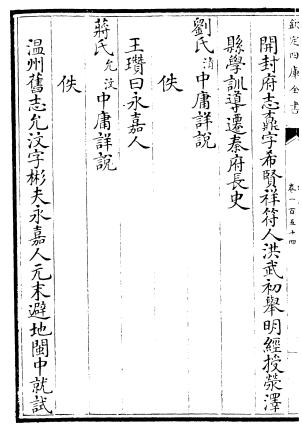
詳校官員外即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替要卷九十八百八十三 史部 黃虞粮口字惟傳莆田人至正未舉泉州訓導洪武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四 神庸傳 经美考 翰林院檢討朱鑫尊撰

陳氏雅言中 吳氏溶中庸傳 輔官無太子賓客終國子監司業 三年復以明經授與化府教授以薦召至持命為四 黄虞稷曰亦莆田人 佚 庸類編

張氏為中庸的解 劉氏如中庸說 黃虞粮曰宗道漳州人洪武中官都御史 未見 未見 未見 经美考



九足习事全書 人 張氏洪中庸講義 中流寓榜第一洪武初歸里官府學教授 大武周公孔子聖聖相傳之道何莫非此中乎曾子 固有之中此推本之論見道之大原出於天也降自 勿失是之謂執也至湯始言降東又言恒性則人心 洪自序日堯舜初言執中即事理當然之極既得而

述孔子之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即堯舜禹 謂教者不過修其理之則立此三言為一書之綱領 成湯之降東恒性也所謂道者不過循其性之理所 中庸必先有此中和之德而後合乎中庸之理賢知 初言性情之德故謂之中和次言事物之理故謂之 之執中也子思演繹曾子之言以謂天命之謂性即 庸此中庸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必如舜之大知回 之過者既失夫中庸愚不肖之不及者又不得夫中

萬事者率性之道也未復合為一理者修道之教也 教者所以復其性而已故於末章又從下學立心之 者亦此道也其書始言一理者天命之性也中散為 而聖人之為教無非真實無妄之理豆萬古而不變 也遠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幽而鬼神之為德明 之門也近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者此道 而不倚則不臨於二者之偏此三達德所以為入道 之大賢則無知行之過與不及必如子路之强中立

經義考

衆說以為童句余嘗納釋而與有得馬為中庸解業 始言之推而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人未始不 為天天未始不為人中庸之道極矣朱子蓋當折中 陝西通志馬貴字尚賓三原人永樂問舉賢良不就 卷與同志者共之宣德四年四月初吉

卷一百五十四

楊氏守陳中庸私抄 王氏七中庸九經行義 黄虞稷曰仁字正已樂安人 卷 卷 未見 ٤

新定四庫全書 舊而分為三十三章各為章句或問並傳於世然思 雜之戴記之中至宋程子始表章之以大學簡編雜 守陳自序曰古書皆刻以竹簡而編之編斷則簡錯 亂而為之更定中庸則仍舊編無所更也朱子繼之 傳寫之後豈復有完正如古者哉大學中庸二篇皆 在當時益已有然矣况乎秦人焚禁之餘漢儒掇拾 乃重定大學之簡而分為經傳十一童中庸亦仍其 以為大學之錯簡未畫正而中庸之簡亦多錯大學

章至二十章則連之以費隱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 帙矣中庸之言若散而無統亂而無倫故雖有錯簡 貫之自第六章至十一章則連之以知仁勇自十二 疑其簡之錯而惟病其言之散且亂也故為說以連 而卒未易見人未始有疑之者朱子之為章句亦不 錯簡易見其錯有未畫正者家復更定而私抄為一 過半矣大學言三綱八目既整且明故其章可分而

之童可分而中庸難以童分也戴記四十篇錯簡者

飲定四庫全書 章則連之以天道人道然亦牽强後儒或疑或信辨 章句或問長而味之不能無疑及味誦彌久猶未能 說紛起而世滋惑卒莫能定於一馬蒙自少誦經及 之錯耳既移正其簡又欲更定其章則文義皆已連 釋乃姑置童句或問獨取經文複誦深味繼日以夜 久而若有所悟始信其言之所以散而亂者但由簡 以為信亦非卓然有見而灼然無疑者愚疑久而不 一一信也儕輩有自調無疑者但據章句或問而執

無窮信非子思不能作也然非朱子童的亦不能明 味則前疑盡釋但見文辭精詳而不紊義理與博而 屬更無少斷有難以章分者且姑已之而又複詞深 强信固執曲解迁說寧失聖賢之本旨而不更即今 其下而蒙之妄說亦竊附其後馬先儒當戒人不可 乃復以經文依今所正之簡而抄之乃取章句分抄 以脫簡疑經識如其說則雖如大學之錯簡者皆必 新學小生乃於先儒之所未當疑者亦過疑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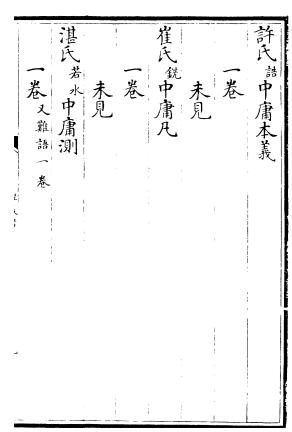
白氏良輔中庸庸見 羅氏倫中庸解 敢以示人也 矣然千慮或有一得今迷尚待後悟姑抄而藏之未 黃虞稷曰字堯佐洛陽人景恭辛未進士 錯簡而更之或疑章句而附以已見可謂僭妄之極 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五十四

黄氏時中庸講義 姚氏文滴中庸本義 決 芝 3 車 A 馬 進士歷湖廣提學愈事 江西通志姚文灏字秀夫貴谿人或作七成化甲辰 未見 未見 經義考

許氏天錫中庸析義 楊州府志黄瓚字公獻儀真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 黄虞稷曰閩縣人弘治癸丑進士 南京兵部右侍郎 卷 未見 120



若水自序曰夫中庸何為者也作者之志其有憂乎

飲定四庫全書

夫子沒而異端起矣是故子思憂之憂夫道學之不 道具馬本諸體而用具馬本諸中而和生馬是故君 其本於天者也本於天者性也故中庸者本諸性而 明也語用者之離夫體也語本者之離夫用而本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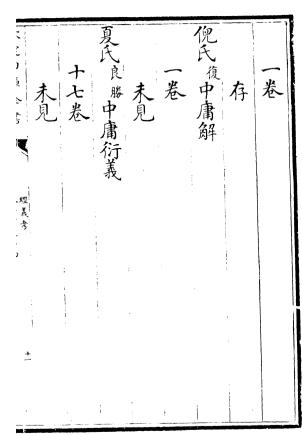
而位育成馬是故一體也夫中庸者自天而推之人

子慎獨養其中而已也中立而和生馬修道致中和

支馬以發明者矣是故以明乎慎獨之功者莫大乎 博約之教一貫之旨也子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 者也自人而復乎天者也斯理也其執中建中之傳 大乎三支以言乎反本而約之其功密其為效遠其 天下之支未有不原於幹者矣天下之幹未有不因 問其有以默識此矣故中庸者一幹而四支者也夫 以言乎體道之極功而放之中和位育之極致者莫 支以言乎體道而致之中和位育者莫大乎二支

方氏獻夫中庸原 張氏邦奇中庸傳 言湮作者之精殆不可見而道或幾乎晦也為之作 支發揮旁通情矣大哉道也斯其至矣予憂夫世遠 體用一者莫大乎四支是故一幹本根純粹精矣四 測正德戊寅九月

飲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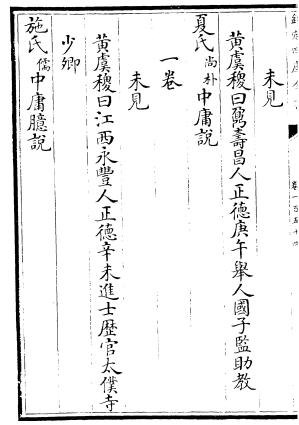
良勝進表曰蓋聞帝王之學先識其大聖賢之道一 歸於中惟萬世之統紀有傳而千載之遭逢不偶臣 遺末路效頻於東海原受性之命降東於天率體道 竊觀聖賢經傳之宗旨獨存大學中庸為全書道出 有章三重放乎四海而準誠明之功魚盡中和之效 之誠數寬於教三德居要五道達於一理而行九經 畢臻探究淵源執中而精一惟允無總條貫為恭而 原世無偏重大學行義早年間步於西山中庸補

卷一百五十四

志心有慕而力不克時與馳而業俱廢項雅三至之 誇幸逃两觀之誅自知質薄秋蒲殆恐身先朝露執 歲月編摩亦欲循其網而列其目會協於一無由得 干戈敢忘组豆近海岳益切涓沒三軍無随行之書 臣早嗎糟粕濫叨一第之祭晚析終毛已負生平之 天下咸平堯舜禹之投受攸歸孔曾思之古趣如見 全自熟詮次之倫抑且聞見有限圖狗馬泉龄之報畢 四聲置紀聞之筆經史妙與敢問提其要而釣其玄

欽定四庫全書 恭遇皇帝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典學無忘於終 幸遂生還如汗竹之有待平生心力何知盡在是編 始取善每及於芻養道粹大全恒日望之未見治休 献故餘力之忠秘燕石以自珍食野芹而待獻茲蓋 末學師資亦謂偶有所得隱括方就楮墨維新今而 隆處猶云行之維艱制刑初期於無刑命德終歸於 有德即如臣罪魑魅魍魉自甘四獨之投際若主思 上下左右大開三面之網將期死報如結草之無從

黄虞稷曰江西南城人正德戊辰進士 冒昧以上書尤出表章之下策伏願成已成物知 知天俟百聖而考三王尊德性而道問學時中建極 帙隨表上進以聞 九圍仰日之方中則天難名萬古頌惟天為大臣謹 以所編中庸行義一十七卷并序目録繕寫一十七 二丁甲 公共 一 八羅中庸通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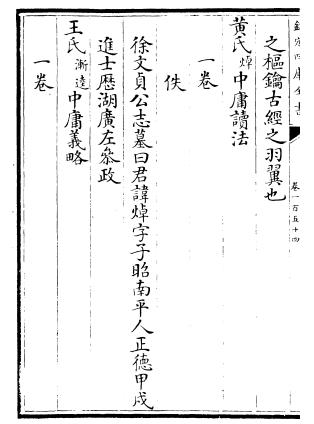
生聘之挺豪傑之才希聖賢之學當從游餘姚王公 乎孔父不作孰知是非尚其大義無乖細目稍異亦 俗黨同伐異其失均馬至乃朱陸交辨有如聚訟嗟 徐獻忠序曰中庸一書人自為說或失則禪或失則 何舛認而互相武警一至於是良可嘅已吳與施先

たこう

編脫略前聞紬繹新得既不茍同亦不茍異誠聖學

经美考

之門懼微言之將絕憂後學之靡宗著中庸臆記



言一理中散為萬事夫復合為一理吃中庸之義其 盡於此乎中庸者盡性之書也首之以天命性之原 漸達自序曰言中庸者莫善於程子程子曰其書始 之偏性之雜揉而不齊者也費者其散殊也隱者其 也次之道性之著也教者所以成性也中者性之為 性之實行知愚賢不肖不能盡其性者也南北風氣 也和者性之達也天地萬物者性之實體也中庸者 经美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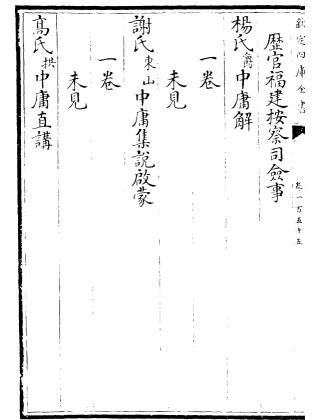
飲定四庫全書 可測也為飛魚躍性之生意也示人易矣也恕者存 統會也天地之憾聖人之不知不能性之變化而不 性之事也素位而行性斯立矣鬼神者造化之功用 性天下至誠者也達道性之同也三德性之通也九 性之良能也大舜文武周公孔子五聖人者能盡其 也成已成物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是故貫動静 行者行此者也及其成功一也誠者天之道性之自 經三重禮樂性之用大本之所出也知者知此者也

然歸於虚也聖人之性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其既也 戒懼慎獨不愧屋漏所以存其心養其性也此復 之道化育行馬萬物生馬其既也飲於無迹莫知其 之學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虚也性之神也夫天地 馬有所倚也脏脏以仁言淵淵以性言浩浩以心言 地之大所以明吾性之大也至於配天盡性極矣夫 仁也心也性也一也學非為已性不可得而存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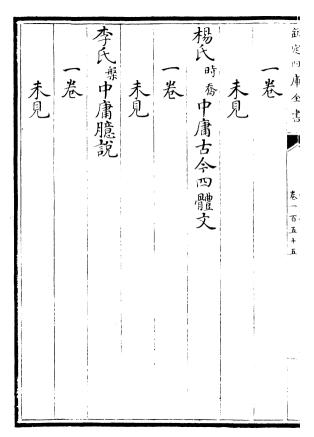
一内外合人已莫大乎性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樂

黄氏館中庸古今注 新庆匹库全書 | 求之無迹亦莫知其然本於虚也故虚而神無而有 陸元輔曰館息縣人正德丁母進士 性之所以為大也此中庸之作所以為盡性之書也 此程子之善言中庸者也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四 卷 卷一百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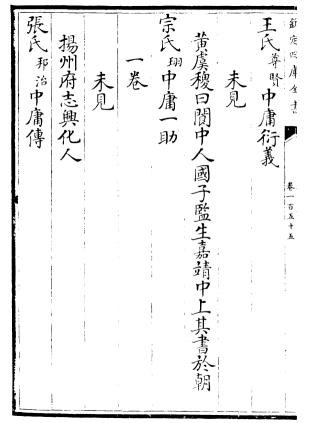
應氏沒有力 欽定四庫全書替要卷九千八百八十四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五 金華府新志應廷育字仁卿永康人嘉靖癸未進士 禮記十 炭 未見 庸本義 经养考 翰林院檢討朱雞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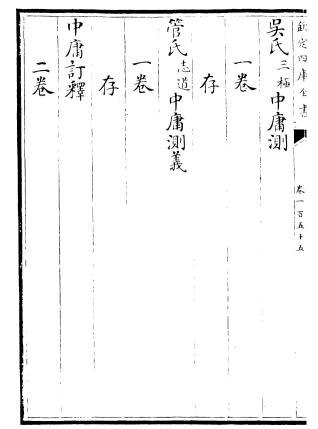
許氏等速中庸述 萬氏思識中庸述微 黃虞粮曰南昌人字益甫嘉靖丁未進士萬歷初官 南京太常寺卿 卷 卷 未見 經義考



李氏林中庸庸言 一卷 未見 按登科録李杖亦有二一豐城人嘉靖壬戊 進士一安谿人萬歷甲辰進士未審著書誰 士一餘姚人萬歷唐辰進士未審著書誰是 按登科録李樂有二一澧州人嘉靖乙未進 狸羌考



朱氏元弼中庸通注 海鹽圖經元弼字良叔學者稱為武原先生 然泳曰海鹽人 未見 卷 卷 右載聚樂堂目 经最考



處之非關文也又考家語子曰三近之上有偽撰寡 下有在下位三句而遺全文據未子述鄭氏之解曰 疑馬切讀朱子童的即疑哀公問政章禮所生也之 考矣世儒類知大學之簡多錯中庸無錯則思尚有 說有四十九篇皆子思居宋解圍後所作而今不可 志道自序曰中庸一篇朱子分為三十三章孔叢子 此句在下誤重在此夫何以辨下文之非錯簡而此

经養考

新定四庫全書 童白亦有分其合而合其分者藏箧數年不敢出過 釋亦多存原文而與時說相違亦有之要亦不能於 其章句無大改於朱子之舊而分合間有所裁其注 欣然從之乃取十二年前草本祭互考訂修飾其文 得南大司馬孫文融書促予作中庸輯略予為心動 孔氏祖孫言語而强為分章之處當先訂此章其他 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二語則又疑章句中豈無誤混

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為一章白凡為天下 也接在下位一節然後接以故君子不可以 之禮一節自為一章自哀公問政至禮所生 析子曰無憂者一節為一章自武王續太王 飲食也一節合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為一章 不修身一節為一章自天下之達道五至則 王季文王之緒至孝之至也為一章以郊社 經美考

按管氏訂釋分中庸為三十五章以人其不

者天之道也至明則誠矣為一章自惟天下 自成也至無為而成為一章自天地之道可 國家有九經至道前定則不窮為一章自誠 於天下者也為一章自唯天下至誠至末為 至誠至惟天下至誠為能化為一章自誠者 曰吾說夏禮至君子未有不如此而昼有譽 一言而盡也至純亦不已為一章自子曰思 好自用至亦不敢作禮樂馬為一章自子

新定四庫全書 ·

卷一百五十五

周氏從龍中庸發覆編 雲於吾黨中最號博雅淹通而好深湛之思兹編 稱發覆者從前所覆者自今發之彦雲所自命也彦 陳懿典序曰中庸發覆編者吾友周彦雲所著也其 卷 章謂通為未有徑以詩云作章首者故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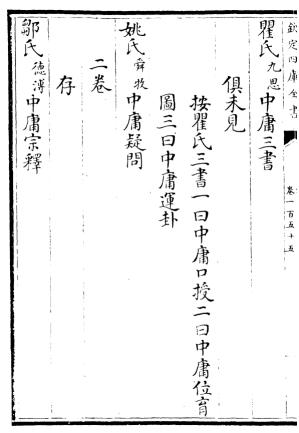
言一人之見所可畫疆而守况經籍流傳闕文錯簡 成於西月然其生平積累之工夫見矣世儒独於舊 賢著書精微變化無所不有無所不通本非一家之 聞驟而語之必駭且疑以為牽合整空不知從古聖 孝繼述二條次於作述之下續緒之上故君子不可 往往有之種正利定更不可少兹編訂定如武周達 以不修身一條次於在下位一條之下天道人道之 雖其中與傳注不同者什九而要之皆以中庸解

飲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五十五

雲解禮儀威儀為道之愈析愈大處待其人而行所 認禮為性命外之物也聖人之致中和無非性命中 者乃置之禮經豈以武周祭葬郊社為禮之大者故 行即禮君子尊德性要歸於崇禮真發我覆也 来則謂中庸為性命之言可也謂為禮經亦可也彦 不知禮無以立禮之三千三百無非性命也而不可 以入禮經中乎論語終篇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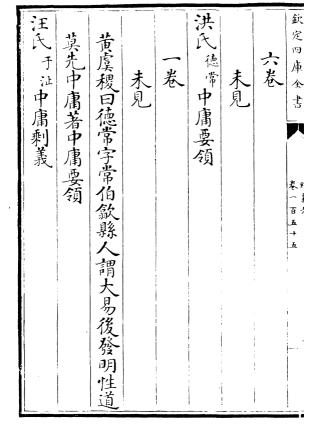
中庸讀者又何駭馬余當竊疑中庸性命之書而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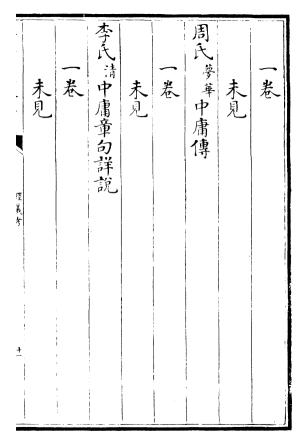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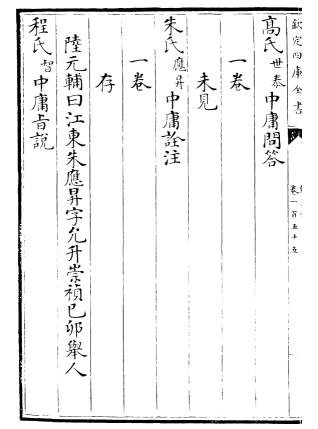
表氏黃**中**庸疏意 吴氏應賓中 黄虞稷曰字客卿桐城人萬歷丙戌進士 十二卷 卷 存 庸釋論 经养考

樊氏長鄉中庸繹 顧氏起元中庸外傳 新定正库生建 林氏日正中庸古本 三卷 卷 未見 未見 存 中庸舉正 卷一百五 -1 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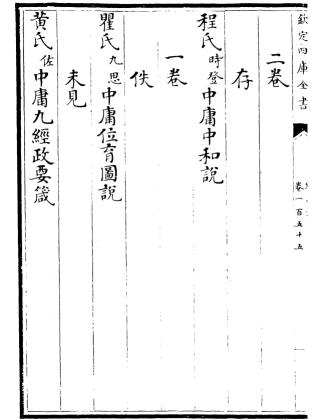
陳氏仁錫中庸淵天紹易測 李氏频中庸祭 楊氏文中庸脆 卷 未見 未見 卷 俱未見 野鬼







郁氏文初中 錢氏 聖中庸說 李延显日錢氏證中庸為言禮之文 金侃曰休寧程子尚撰中庸首說一卷曾刊行 篇 庸郁溪記 堕美考



C ALD THE AL PER OF 存卷 经美考 +

金灰四月白豆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五 卷一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替要卷九十八百八十五史部 司馬氏光大學廣義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六 禮記十九 卷 表見一齊書目有 按取大學於戴記講說而專行之實自温公 翰林院檢討朱雞尊撰

程子韻大學定本 黃震曰程氏謂大學乃孔子遺書初學入德之門無 如大學者然其詮次與禮記原書不同明道以康語 至善三語之下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又然後 日以後釋明字新字止字者縣於首章明德新民

飲定四庫全書

德一章於前然後及康計曰一章 其傳疑未當軟加增損至宋代儒者多以己意刪訂 柴紹炳曰春秋夏五郭公祀子伯甲戊巳丑之類 周應賓曰大學二程改本亦不相一 屬經傳而刑其句字夫仲尼不敢改魯史而程朱改 大學孝經此等事姑聽先儒自為之勿可效也 經文二程改大學朱子作孝經刊誤將舊文併省分 以所謂誠其意以後節節釋之伊川移古之欲 经美考

一 一 一 一 其文而加以增補也 毛奇齡回河南二程氏讀大學疑其引經處然錯不 因各為移易實未當分經別傳指為誰作且變置 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辟則為 按明道改本大學自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 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未之有也下按此謂知 天下學矣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大畏民志 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下接古之欲

程子順大學定本 卷 存 利也 下接 下接康語曰克明德至止於信下接 伊川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 改本大學自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 聖長等 所謂誠

此謂知本下接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以義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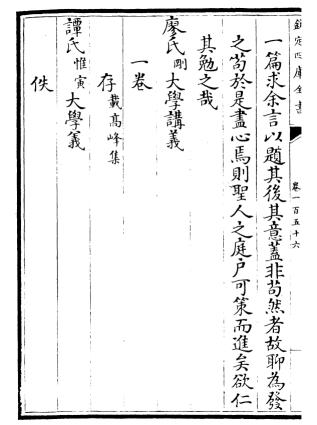
飲定四庫全書 吕氏大臨大學解 宋志一卷 其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語曰惟命其意者至辟則為天下學矣下接詩云瞻彼 利也 師至亦悖而出下按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為 不于常至騙泰以失之下接詩云殷之未喪 卷一百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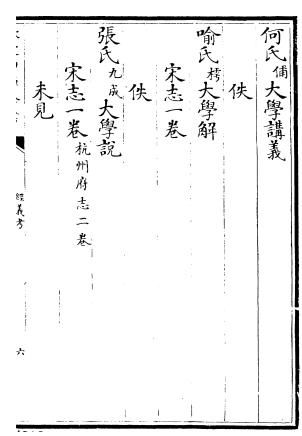
蘇氏總龜大學解 蕭氏欲七大學篇 出入之弊若其他說之近正者君子猶有取馬 朱子曰吕氏之先與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學最為近 正然不能不感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未流不能 佚 經義考

非物也而各有則馬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 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 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 楊時跋日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馬致知在 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過馬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 而不可遇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於我 也無有能亂我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

堂與非余所知也蕭君欲仁志學之士也録示大學 予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 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 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 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 四方萬里之遠為無止馬則將馬歸乎故見其進未 以髙明處已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遠矣故 經義考

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對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朱子善大學童句 陳振孫曰朱子章句大略宗程氏會衆說而折其中 黄幹曰先生於大學修改無虚日誠意一華未然前 三日所更定 之序至大學則頗補正其脫簡關文 又記所辨論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皆自為 宋志一卷 卷一百五十六

黄震曰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遂以大學為稱首所定 易者今悉仍舊今舉世之所誦習者惟章句也 王禕曰大學在禮記中通為一篇朱子始分為經傳 為童句又與程氏不同自修身一章以後程氏當移 以明徳新民止善為三綱領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各有或問中庸又有輯 型長野

王應麟曰淳熙十六年二月甲子文公序大學章句

飲定四庫全書. 傳朱子以為亡而補之孰知其未亡也今即其書求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八條目惟其問格物致知 謂知之至也此十七句足為格物致知傳蓋錯簡在 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 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 之有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 他所則為羨語而取以為傳則極其精切朱子面

謂本末乃別為之即董丞相槐及玉奉車氏西磵葉 氏皆著論以辨其非使朱子復生將必以其言為然 補而不知移易何耶且三綱領八條目之外安有所 者分章析句以發明之也不曰集註以擬諸論孟者 非聖賢不能作而俱隱禮記中始取以配論語孟子 王葵曰大學本禮記中之一篇程子見此篇與中庸 而為四書朱子俱作為章句凡若干言題之曰章句 经美考

鱼定四月五十 義略通而已關文錯簡亦不復識別至程朱始别為 所以述作之大旨也 古註外諸儒未備言也於二篇獨為之序者總言其 綱領三條目八分傳以釋之其義精矣惜致知格 本此謂知之至也即釋格物致知之義似亦可通 之傳獨亡或以為非亡也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 王鏊曰大學原文見古本禮記鄭玄為之注依文釋 止能得又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 卷一

Contract to the T 為且本未既釋終始獨遺之耶 尤以知本為貴與程子之義亦不相妨朱傳以聽訟 之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 都穆曰朱子作大學童句嘗取程子之意以補致知 此持錯簡之釐正未盡者耳首章明明德三句綱 格物之傳黃氏日抄載董丞相之說謂經本無關文 知物之本末始終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而 節為釋本末則可疑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以釋 经美考 領

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馬是語雖異 **嵷車清臣著大學沿革論其見與董氏合王魯齊聞** 自 其見亦同宋公曰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者何 此謂知之至也此正釋致知在格物不俟他補後黃 必傳以釋之方先生曰以聽訟釋本未律以前後之 之謂洞照干古之錯簡本朝大儒如宋學士方正學 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及聽訟吾猶人也至 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知不徧物之

金

周白丁

陸深曰朱晦庵作大學章句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 曾子著大學初謂未說有本然觀與林擇之書大學 李蒙曰子思遭樂朔之難作中庸事具孔載子明矣 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微恐於理有礙不若程子只 說大學孔氏之遺書恰好 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夫不得其言徒 正經云云亦以意言爾傳中引曾子曰知曾氏門人 恒养考

於朱子而不垂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成之則晦翁亦未有所本也 陳耀文日大學或問云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 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蓋傳文或引曾子 大學孔氏之遺書乃割一經為曾子所述分十傳為 樊良福曰大學古本原無經傳朱子述程子之言曰 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 輕調某之所作所謂自信之為而能自得師者與 人之手無疑夫無所承受無他左驗而據其相似者

一致定四庫全書

意章别引曾子之言决非曾子之書可知也王文格 謂大學初無關文王文成謂大學亦無錯簡鄭端簡 頗信其說 經傳選次舊文定為曾子及其門人所述世遂信而 錢駅曰大學一篇漢唐諸儒並未言作者晦翁分叙 子何以確指為曾子此必有所受而言之 馮此章曰大學在薰記中從未當屬誰氏作不知朱 門人之記處稱曾子之書似與遺書之說不合觀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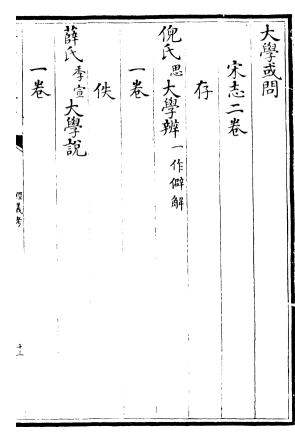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莫敢疑 按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今見於大戴記者 大學不題作者姓氏或云七十子之徒共撰 無聞使其存亦必冠以曾子如大戴所記矣 十篇曰曾子立事曰曾子本孝曰曾子立孝 日曾子天圓篇篇必冠以曾子二字其餘雖 日曾子制言中日曾子制言下日曾子疾病 日曹子大孝日曹子事父母日曹子制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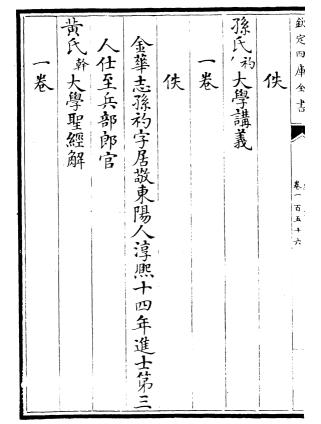
意而門人記之其答林擇之書云傳中引曾 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十章則曾子之一 學决是子思所作不然誠意傳中不合有曾 然論定為曾子之書且析為經傳謂經一章 所聞或云是子思作至未子於百世之後毅 非曾子之書可知學者所見不同如是當日 子曰三字黄岡樊氏亦曰記引曾子之言决 子曰知曾氏門人成之而樗齊漫録又云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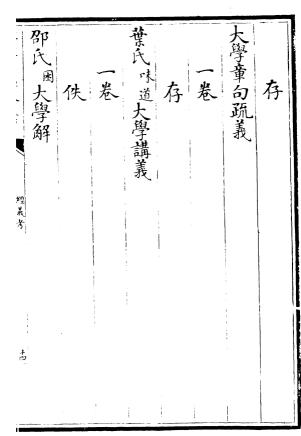
復齊陸氏東磵湯氏咸謂朱子中庸大學其 傳不遠而朱德莊亦不信未子章的於是董 篇之外又增出大學一篇人不敢復致疑矣 成大學章句以前故為是言追章句行而十 文清而後改本紛綸出矣 等語意其亡於魏晉之間也范氏於朱子未 又按香溪范氏云班生志儒家書有曾子十 八篇今其存者十篇而已不知餘八篇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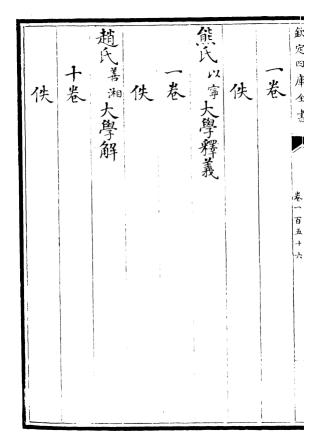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五十六









宋志四十三卷

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 先後有倫蓋當撫卷三數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 德秀自序曰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

アルラー と 115

經義考

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畫正

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

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 禁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 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 之根抵也况其他乎臣當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 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 此書者惟愈及劉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 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泰漢以後尊信 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朝當舉其說見於原道復

卷一百五十六

子苗况董仲舒楊雄周敦順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 寫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 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畢謹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 之卦者見前聖之規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益 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 又當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償取其書玩而繹之則 朱熹嘗為童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惟 四美多

之律今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

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逆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 學已不能無悖於此矣而漢孝元以後數君之學或 惠宗周成王之學無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 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 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 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 不能外乎此也竟舜禹湯文武之學經乎此者也商 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然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問

釭

卷一百五十六

之目所以推行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行義云 獻馬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 事蹟得失之鑑炳馬可觀昔時入侍獨英蓋當有志 **畎畝微忠朝思慕繹所得惟此私之中衙以侯時而** 乎是比年以来屏居無事乃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 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如匹嚴內治定國本 在其中会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察以前古之 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

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 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 然乃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好 殿旨追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 天語之温以十年纂輯之餘於一旦遭逢之幸中部 又進表曰汗竹雖僅何補聖經之與食於欲獻誤蒙 已為及物之原魯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来大明 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祭

定四庫全書

摩遽惟三至之競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間而置散因 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非薄欲效編 筆幾花花以窮年首到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来古 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 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 訣紫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 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 極意以研精畝畝不忘君每惨倦於報上藩墻皆置 經義考

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磨而為於自修定静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 成后念終始典於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 瞻海嶽之崇深期效涓洪之裨補兹蓋恭遇皇帝陛 有補治道是月讀大學童句畢今進讀 末理期貫於精粗適粹成編目塵清照止其所止願 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 玉海端平元年十月侍讀真德秀進大學行義上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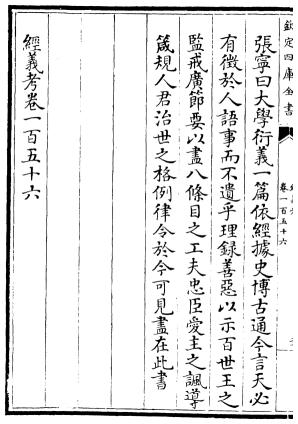
新定四库全

卷一百五十六

灾里可事公告 展屬是之謂目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 謹言動正威儀又次之以重妃正嚴內治正國本教 材審治體察民情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又次之以 之以帝王為學之本是之謂綱首之以明道術辨人 因大學條目而附以經史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次 趙希弁曰右真文忠公德秀為户部尚書日所進也 公之說亦附見馬 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發明者録之而 經義考

學士解散甚有不敢名其師者公晚出獨立既然以 朱張氏凡以發天人之蘊圖聖賢之秘者皆憲禁以 絕其書雖以中庸大學孔門之遺言亦科目之所忌 乘之以給爵位俗士假之以漁科名自周程子至於 魏了翁曰自慶元權臣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儉人 自長沙後國人以公出處為廟社安危公身愈退道 之所安造次理道於仕於處無貴賤少長愛而敬之 世道自任即口誦心惟驗已之實踐行世接物體心

薛瑄曰朱子之後真西山大學行義有補於治道 家之任及為臣欲致其君於唐虞三代者必考之於 **劄子及序蓋其為書廣大精密綱目畢修有天下國** 楊士奇曰大學行義四十三卷著述之意見公所上 愈尊名愈盛而責愈衆積憂成疾亦自是始矣公將 之經幄其次僅有文章正宗號為成書悲夫 以晚歲著書貼後僅有大學行義一書既上送官留





Electrical Control of Control of

臣

鴚

謄

録監生

Ē

秦長馨

修

欽定四庫全書 曾要史部



詳校官員外即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替要卷九千八百八十六史部 黃震曰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翁先生章句益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七 少槐大學記 佚 經義考 翰林院檢討朱桑尊撰

新定四库全書 董丞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關文此持錯簡 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吾猶人以下釋本 釐正未盡者爾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 夫次第大備之間猶有文字關失之憾也辛酉歲見 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自知 云下有關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關文是以 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愿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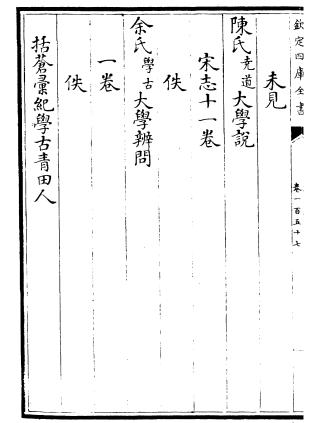
景星曰大學傳五章此謂知本一句不但非行文正是 祭知政事三年拜右丞相魚福密使封許國公卒贈 太子少師諡文清 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宋史董槐字庭植定遠人嘉定六年進士寶祐二年 右正釋致知在格物不待別補令錯在首章三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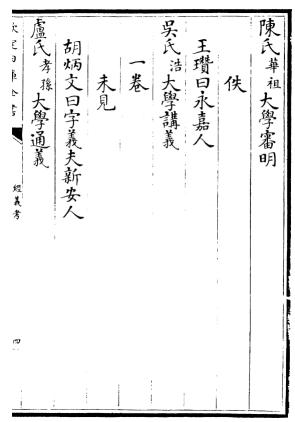
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

文可也都安慮得四字即可以見吾心之全體大用 見衆物之表裏精掬無不到處謂非格物工夫不 子曰格物者謂知至善之所在如此則謂之傳無 經曰物有本未傳亦曰知本非釋物格知至而何程 釋格物二字經言物有本末此本字指極本窮源處 即至善之所在也經曰知止傳亦曰於止知其所止 不待補而義已足此說得之矩堂董氏中庸曰知所 不明處謂非致知工夫不可本末終始四字即

飲定四庫全書

祭氏模大學演說或作行論 顧炎武曰董文清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 身而家國天下此外無餘蘊矣 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原無所關其說可從 下國家學莫先乎致知其所知者不過自心而身自 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 日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為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經義考 ヹ





大學本旨 教氏立武大學發微 5四月日1 卷 存 未見 卷 卷一百五十七

據本旨之述則依本文次序講尋厥旨将以備考訂 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 孰有出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天下之 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知用力之先後耳夫物 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通徹 按教氏大學其詮格物致知云格物即物有

立武自序曰大學一書學者皆以先儒更定錯簡為

飲是四庫全書 車氏若水大學沿革論 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好先也未然後也而曰知所先後者其完在始先也未然後也而曰知所先後者其完在此心心之發為意此物之本末也誠而正正而心心之發為意此物之本末也誠而正正而 知心齊雖為姚江之學而其論格物與師說 不知語本於黎氏也

未見

炭

王逢曰清臣師杜清獻公範賈似道再聘入史當 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為格物一傳使未子聞 王柏曰車君書言致知格物傳未當亡自知止而后 之當荒爾一笑也

方孝儒曰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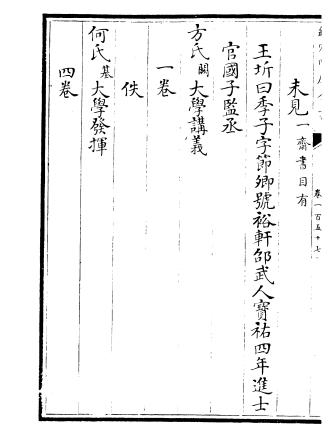
不受有重證大學章句

飲定四庫全書 夢門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當闕持編簡錯亂而及 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關未子雖當補之 書以辨其說可信矣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 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 而讀者猶以不見古全書為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 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世之曉曉然當所聞而不 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為 四十二字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 卷一百五十七

C 7.1 0 Lat de della 舜之知而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 未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 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未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 傳何惑馬 自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及聽訟吾猶人也至 物之傳黃氏日抄載董丞相之說謂經本無關文首 都楊曰朱子作大學童句取程子之意以補致知 明明德三句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文此經 經美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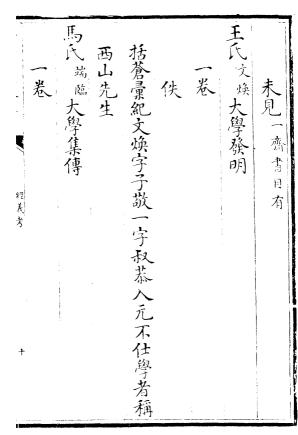
城車清臣者大學沿革論其見與重氏合王魯齊是 此謂知之至也此正釋致知在格物不俟他補後黃 之謂洞照干古之錯簡本朝大儒如宋學士方正學 其見亦同宋公曰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未者何 異於朱子而不垂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惡馬是語雖 火傳以釋之方先生曰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例 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知而不稱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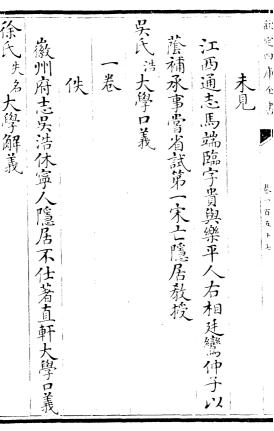
吴氏季子大學講義 何氏夢桂大學說 **灾足习事会專** 王柏以為洞照干古之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心服 大學知止有定一節合聽訟章為格物致知傳金華 浙江通志車若水字清臣號玉峰山民黄巗人當取 經義考



王氏相大學 金氏履祥大學童句疏義 大學指義 禁氏夢恩車氏若水吳氏澂之說相同此就未子改 本僅去其補傳以自為說者 安事補哉遂就本文略移易而其義已備與重氏槐 毛奇齒曰王魯齊柏謂大學錯簡或有之然未嘗關 **未**見 經義考

胡氏希是大學發疑 復随其童第行為疏義以暢其文中為指義以統其 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尚有疑馬先生 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滞矣 柳貫曰大學文公既定次章白而或問之作所以反 各一卷 未見一齊書目有





___ yr

キーギーギー

謝材得序曰大學解義一篇臨川老儒徐公著述也 朱文公平生精神志願悉在四書後進剽竊緒餘高

多矣是編初意豈欲發未文公言意所未盡者耶抑 書人遵其道與六經論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 者尚未致行之者尚未力四書何負人人員四書亦 可以取鄉相下亦投合有司而报魏科天下家藏其

新定四库全書 許氏衛大學要略直說 尊信文公之學誠求實践自不能已於言者即眾子! 論要見樸實則此編亦必為世所尚矣 惟於力行二字加意馬俾人知朱文公之學不徒議 陳普序曰心者際天極地而一者也易六十四卦实 以示某某覽盡卷不能贊一解所望於徐公之子者 卷一百五十六 次足日華全書 爵之縻繫而不能釋也吾與爾麼彼此人已親疎逐 浮於海也中字誠心也無間於天地人物者也全體 緊言心者二坎之行有尚中孚之吾與爾靡喫緊言 近交擊之不能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皆天命之 中虚二體中實皆無間無雜之誠心也故為好爵好 必有尚尚合也行必有合無在不在故也孔子所以 至公無私至一無二所降之東天地問無不得故行 心者也八卦坎中實心之象也心者帝降之衷也帝 經義考

家進退行藏之際六合既一北方人物之美趣尚之 書竹喜踊躍如獲連城上以廣一人堯舜之心下以 朱子生馬道統在馬心之無在不在也許平仲軍懷 州木篁竹之地至唐始有書聲書聲三百年而文公 正不絕於南来者之口而四書之擔發於武夷之下 起同類曾関之行而復能真體實踐語然于立身處 人也相後不百年而相去數千里一旦於吾朱子之 不能已孟子所謂道性善也吾聞自有天地以来為 陳釣序曰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備見於大學之書河 守則不患於無相知者明道先生子程子曰但得道 大要降東東桑無間於混然中處之類但須勤行敬 在不擊分與後已與人吾於未文公許魯齊亦云 知身後之契在於太行之東與其書之彌滿天地哉 使然也當時朱子燈火之前夜半不寐推床之際豈 之所照霜露之所隊是因平仲之功亦無非帝降之 **趴江淮黄河越行華出居庸為門玉門以及於日月**

於昌江鎮守王氏之家伏而讀之其要也能發其微 世入學之門其功至矣地相近而得其傳者許公也 南程子尊信而表章之上接孔子不傳之統下開後 其略也不傷於簡中庸曰君子之道夫婦之思可以 於民者亦皆許公之徒也愚臣遊南北頗得托交於 右丞其正傳也九仕於朝仕於外有道德之潤以及 公之徒相與講公之學久矣令也始得見大學要略 公之源派流行益廣今中書宰相御史中丞行中書

飲定四庫全書

堂而能廣公之學亦可盡也 許公既舉其要惟世祖皇帝大聖人能知之能行之 經緯自子朱子章句集傳或問語録之說與而其義 之律令格例也三在八條炳若日星一經十傳粲然 馮庚跋曰大學一書乃學者入德之門而修齊治平 用之以平天下亦既效矣令刻此書以布於天下使 人人能正其心則無負於學矣王氏雖不獲登公之 聖義考

與知可以與能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

飲定四庫全書 學有名聲於時而愚也莫由順下風而請每重責沈 亦既取知於聖明略施其所學矣凡執經於許公之 顏接辭之間知有魯齊左丞許先生以道學倡於北 用之大歌唐幸甚三造大都與北方學士大夫游承 大明於天下江南之人家傳日誦然求其明效大驗 之嘆及歸江南見先生小學之書大義温潤精純根 似未能滿人意豈徒視為空言之書而無以見於日 門者大而丞相御史次而部刺史郡二千石皆以其

噶齊多爾齊視福未幾一日謂予曰舊藏魯齊大學 奇書也俾予跋之予惟天下之理無乎不在無遠近 馬執後後馬隱諸草木區以别矣故程子釋之曰聖 與行而至理之妙皆渾然乎其中實穹壤間之一大 要略善本今繡之梓以廣其傳廣飲在而讀之許簡 極理致是宜稱為當世之儒宗也揭来常武路達曾 大小精粗之間孔門之高弟有曰君子之道熟先傳 而明直而文如緣麻穀栗坦明平易人人可以與知

尺元日 杜 杜

美矣抑公之為此者要不持以簿書期會為事而有 詳也俾其書祭行於世益明大學教人之法公之意 負於師師之任是又承流宣化之美政也唐不撰喜 郝館序曰吾鄉許文正公身任斯道接濂洛關閱之 以訓其人使知義理之歸語然為蜀文翁之盛以無 理今觀是書其言近其旨遠名雖要略而義則精

人之道更無精粗從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贯通口

卷一百五十八

決足日事 全書 書以傳未能也是編乃先生直言以教人者其言切 幸庵彭公過臨命與其曾孫泰和博求載籍萃為全 生民之麋爛而不敢則心亦何負而身又何所逃哉 近精實人所易曉天台克庵陳公督學中州當表童 同志者共之或者疵先生不當仕无於戲楚之僭公 之以訓多士給幸私淑而與有聞者故先刊諸木與 山佛肸之叛孔子尚欲往况生其地而為之氓坐視

傳其嘉言善行遺書所收者甚少結謝事好居官保

自今觀之網常不至於減絕人類不至於禽獸誰之 聖人若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首出無物作 有以知其所固有而全之固不能無待於教也古之 教之以大學之要而大學小學之教蓋已立矣迨我 之君師於是人生八歲而教之以小學之方十五而 洪寬序曰大學要略一篇書魯齊許先生直說以教 人也夫天生蒸民固莫不付之以性而弗能使之皆

魯齊先生居司成之重任尋道學之隆緒歷既聖經 之要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爰及于元聖道論湮 由章句而遡其傳義由傳義以明夫聖經若披雲霧 由是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彰彰明甚無以加馬學者 而親青天翦荆棘而循大路坦然由之而造乎大道 但義考

夫子之聖繼奉聖之統以教的於天下而人有所於

作為傳義以發其趣朱子因之集為童句以釋其意

迪以復厥初則大學小學之教又彌著矣曾子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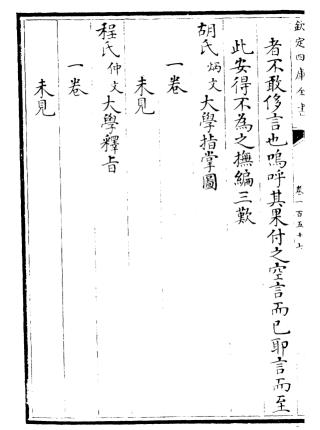
立館下出以示之日今講誦親加訓廸凡環黌宫而 停縣之初首搜儒書得其故本乃沈潛考訂更互演 古莫不煥然融會夫宣復有餘蘊哉是書也傳之錐 皆有以知之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道聖經賢傳之 博通傳注撮其大要不工文詞直說大學教人之方 釋補其關略發其微義每歷一所輕名校官集諸生 久而未盛行河南憲臣臨海陳先生奉勅提督學校 以開示後之學者其言約而達微而臧雖庸人孺子

金定四庫全書

魯齊大學詩解 京口陶茂各捐俸銀梓以廣其傳嗚呼聖人之道著 領郡寄學校所當先也於是謀於同官桐江聞孟剛 觀聽者亦無不釋然有悟於心克然自得其理寬切 者哉若是為者不惟有補於化民成俗之意而實有 於經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雖曰簡易易知然非魯齊 直說以教人則微詞與義孰有以得其理而復其性 功於聖門也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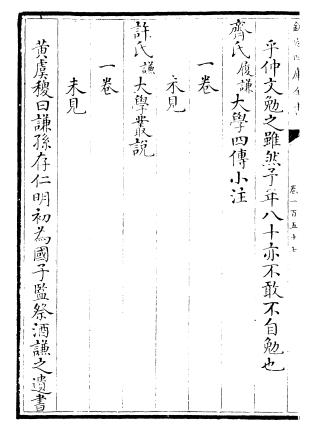
熊氏不大學廣義一作口義 飲定四庫全書 黄虞稷曰每大學一義颠賦七言絕句解之 學欲施之事而未能者悉載之書謂致知誠意之 宋看年序曰此篇作於建人熊君去非撫其生平所 二卷 卷 未見 表見一齊書目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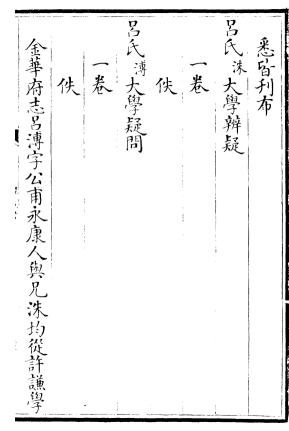
違以今觀之亦私付之空言而已然君多著述有大 隆平致君堯舜而後筆之於是大學十經一傳字字 新民後一截酌古通今如身履其中灼見可以措世 自心身而家國天下無一事可離此二節工夫至論 俱實理句句非虚文釋天下有體無用之疑者儒者 用心極不苟此編又要旨中之要旨而謂之口義云 學廣義篇帙浩大未見全書近略獲觀廣義要旨其 明體適用之學廣聖賢全體大用之功惜乎身與世



言自知之真也仲文其益務自知度不負識者之知 予悔之早程仲文舊從予游予以其嗜學極爱之今 所者大學釋旨辭簡嚴密圖明該貫視章句有所發 有訛舛處不得已為通一編友朋得之則以鍰之梓 入早乎雖然知人易受知難自知尤難大學誠意章 聞仲文年方壯學者方進未已此書之出視予得母 揮於予通有所傳授識者表章之薦則交飛將以上 經義考

胡炳文序曰予沈潛讀四書六十年近為篡疏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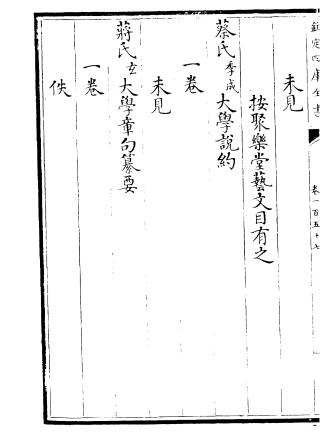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李氏朝佐大學治平龜鑑 周氏公忠大學總會 傳若金序曰龜以卜鑑以監帝王之道以法雖聖 張萱曰總載或問宋儒語録及考亭師弟問答大學 五卷 卷一百五十

他知所法馬大學一書古今帝王為治之要道也宋 為鑑吉这罔不有以知於前善惡靡不有以監於後 求丹鑑則不能正乎類為法而不求乎帝王之道其能 不敢易馬故卜而不求乎龜則不能知夫事監而不 子朱子既集儒先之說以為章句而行諸世矣令李 擇而行之由一身而達之天下其猶運諸掌矣此無 氏不畔其說而能增之發明以申其義入引事比類 以平治天下乎是故善為治者以前言為龜以往行

飲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五十七 雜出五經諸史之文察其用心動矣音唐宋璟進無 戒者悉附著於其下名曰大學治平龜雖其言數千 返圖而警戒之道成張九龄上事鑑而諷諭之功者 治平龜鑑之作好亦欲見諸行事者耳而二公處輔 凡唐虞三代下及漢唐歷代之君善可以則惡可以 今無知其書則已尚有知者采而上之使不見廢則 知雖然的養之言聖人不廢况托於經以行者乎居 相之近其言易以行李氏居山林之遠其書難以見

李氏師道大學明解 新氏文質大學通旨 字朝佐窮經積學益有志當世之務云 於帝王平治天下之道宣獨無所神哉李氏雲陽人 黄虞粮曰高郵人學者稱月河李氏當為通州教授 经美考



曾氏元生大學演正 鍾氏 律大學補遺 辟並以疾辭有大學補行於世 王逢日律字伯紀汴人鄉貢進士為儒學官前後徵 卷 卷 佚 佚 埋義等 14.50

沈氏易大學旁訓欽定四庫至書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七 老 佚